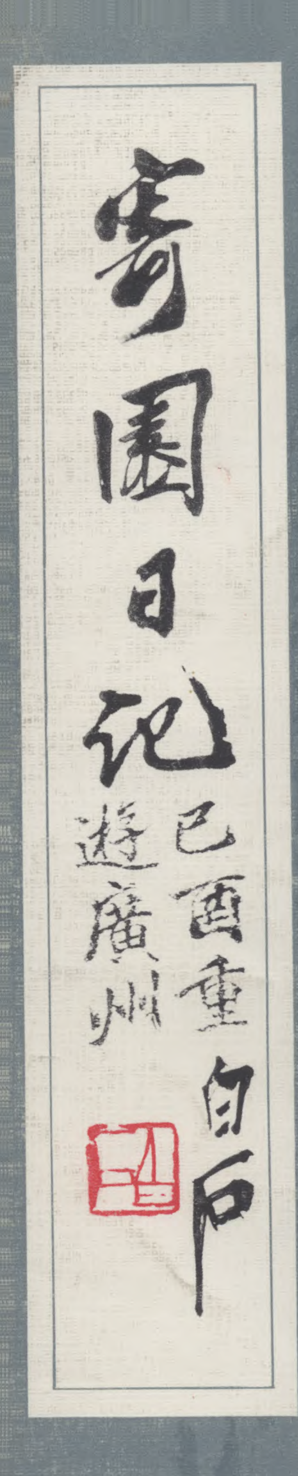

寄園日記
己酉重游廣州
白石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寄園日記
己酉重遊廣州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言

《寄园日记》是艺术大师齐白石中年时期漫游祖国东南方的部分生活纪实。文笔朴素自然，简洁畅达；真切地展示了当时的一些风土人情及山川风貌，胜似别饶意趣的社会图卷。

齐白石名璜，字渭清(一八六三年——一九五七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贫苦农户；幼时仅在冬农之余自学文化。继因体弱而无力耕牧，便去学手艺。起先学做粗木匠活儿，后又转习雕花木工。因其描绘、雕刻的技艺精妙出众，是乡里知名的『芝木匠』(他小名『阿芝』)。他在做木工之暇，即致力诗、书、画及篆刻的研习。后来，他曾有诗述之：『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并自注云：『余少苦贫，二十七

岁始得胡沁园（画家）、陈少蕃（文人）二师。王仲言（能诗善画）社弟，友兼诗也。朝为木工，夜则以松火读书。』此外，他又师事名流王湘绮，交游渐广，其艺术生涯得以逐渐开展。……六十岁之后他定居北京，声华日茂。在师友们（樊樊山、夏午诒、罗瘿公、陈师曾、王梦白等）的鼓励、扶助之际，他更锐意精进改革画风，力求『衰年变法』。从而生面别开，成效昭著，博得盛誉，树奇帜于近代艺苑。

在《寄园日记》中，不但可窥其『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并能悉其诗、书、画和金石篆刻在当时的造诣以及某些社会影响。同时也会明白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访友问道，开阔心胸，扩大视野，忠实于艺术的概况。所附的写生画稿，亦可见其观察、表现客观景物的功力和严谨法度，其洗炼之笔墨当足资欣赏、借鉴。

日记手迹是不可多得的文艺珍品，珍藏于北京画院。兹影印原稿，并整抄、点注，对于了解、研究白石大师早期的艺术活动无疑

是很有意义的。

北京画院一九八四·一〇·

『寄园』、『寄萍堂』均是齐白石自命名的居处，其借喻『人生若寄』，『世事如萍』，但求『不虚度耳』。

——附注



此己酉東粵舊遊日記多半書於舟中或郵亭或驛行席地而書者潦草草故為其中必有言不通處者亦有心中擬成一語其筆失落一二字者其語即不通矣亦有慣書白字者自心所記不欲人知以存遊子大畧

過客光陰他日自家偶閱當識浮生真若夢幻也

乙酉重游廣州日記

戊申十月初四日得鄧瀛察初六日電書招遊
欽州十六日電復以由鄭假氣
乙酉正月友人以詩見寄命譯録于後
次韻羅秋交贈詩
○四年足跡從未頻未見琳琊第幾春今日
始知詩律細更誰看此性靈真行空天馬麻
大矢精神半孫明人僊 老去偏吟 梅花香 社欽子孫安 遇蘭
自嘲 得 遠宗鄰

贈秋老 ○携鶴負杖步橋邊日撫孤松醉影

蹁躚地以高雲活活清溪雨過水消消樵書

常盡三條燭為覯毋湛二頃田（一作深究文利保宵　炳佑友詩哉晚安笑）

猶有滴時心力在相逢誰似此公賢

○次韻王嘯亞先生見贈○好與衡雲並影

閒一鄉一壑外無關喜入過眉多歲所到眼

忘情不展新詩酒裏緣窮欲倩松把盞

待君還破花長好公尤健歲歲共看山

○老時騷壇疑步進窮人不信為工詩天衣

無縫非人力鴻爪留痕似到時雪夜訪橋誰

過訪梅花明月有懷思雲囊捧硯吟應無

羅雞鳳聲清出竹枝

淡翁品老蹤見猶有補癸卯還家

復登竹霞洞巖（竹霞洞在邑城西南一日里曉霞山下年癸卯還家尚借

山於洞口同人

祠堂居焉）

○故国西風菊影閒鬢絲禪榻夢魂還（須）兒童相見如生客明鏡高堂非舊顏万里離情夜上渡十年遭遇起中山（余有紀游三十二國）不移一室熏香坐留語崇（扉）闌盡自闌

○崗不登臨有所思（摘非千秋）欲雛何心記惜年詩坑餘斷簡疏同学溪上瓶花有所思白社（龍山詩社在邑城西南八十里五龍山借佛寺之）

清静为钟声倚佛在暮云天遠前書

吟社也

遲（吟三等藏 杜詩 阿二郎）

三東黎松庵侍養家上海全由天資翰京師游學

皆出日游學長二訓家

句因敗興吟情盡自過戊戌庚子時

○紅豆有所寄

○最（獨）憐紅豆最多情用

云天上夜夜生留著白衣庵外雨作

開元武廟是情佳人彼唱憑□俱倪坡

截相思來寄我為寄離愁多採擷救

君復懷舊探親歸 余少時自
紅豆生

◎應鄉觀察（入漳）相招東粵舊遊 ●● 已忘

○嫁人針綫誤半生又賦閒遊萬里行

度嶺荔支懷　毋別瀟湘春雨

憶兒耕非闊右　回轉歸悦喜

璧於家誦書名到老難勝飄泊

感人生最好不聰明

○東園攜酒過陽行 [illegible] [illegible]

○卜居四載徐僧猶識山花野鳥哀一日柴門時吠犬無端頭枕雨送詩來

○拙錄何處著吟箋舊學商量自覺側欄殘兒著識字什存混世幾人知

○門前鞍馬叩天涯遊思離情兩鬢華孤負子規無限意年年春雨夢思家

○世外榮由雜灑摩烏孫三疊威志不果

桃花潭水深如許，低似以東日[illegible]

二十一日晨刻起程之廣州，与譚伯初未會

宿梧園驛（午刻）端己同至白石五日　又及諸子皆來送別滿不同行

恩義待余至遊

廿二日（午刻）到湘潭，宿黃銀花如意棧，未刻之武壯郭

羽達作別於余太夫人庭東號，詳傳會似談竟夕

廿四日（午刻）長沙与佛蒼至黃龍廟碼頭，小輪舟已

開去，等僧（相）遊至伊藏受益和楷坊，是夜借宿於此

廿三（未）平明醒，吾夜間未借行東粵

十五日（平明）買小輪（午刻）到長沙，即買（東洋）輪，去五家井帳擺鄉

及仲言又至明德小學堂晤張仲颺又晤齊竹雨

服鄧錢刊以伴仲颺亦來入黨

十六 平明買湘潭小輪之漢鎮

十七 午刻到漢即易大通輪船之上海

十八 晨刻登岸因遇歌者鄭氣林於街借余之

篋子所訪武賓青如史談務游小飲贈余而復以篋

歸余贈甚以畫一幅賓青者鄭君之故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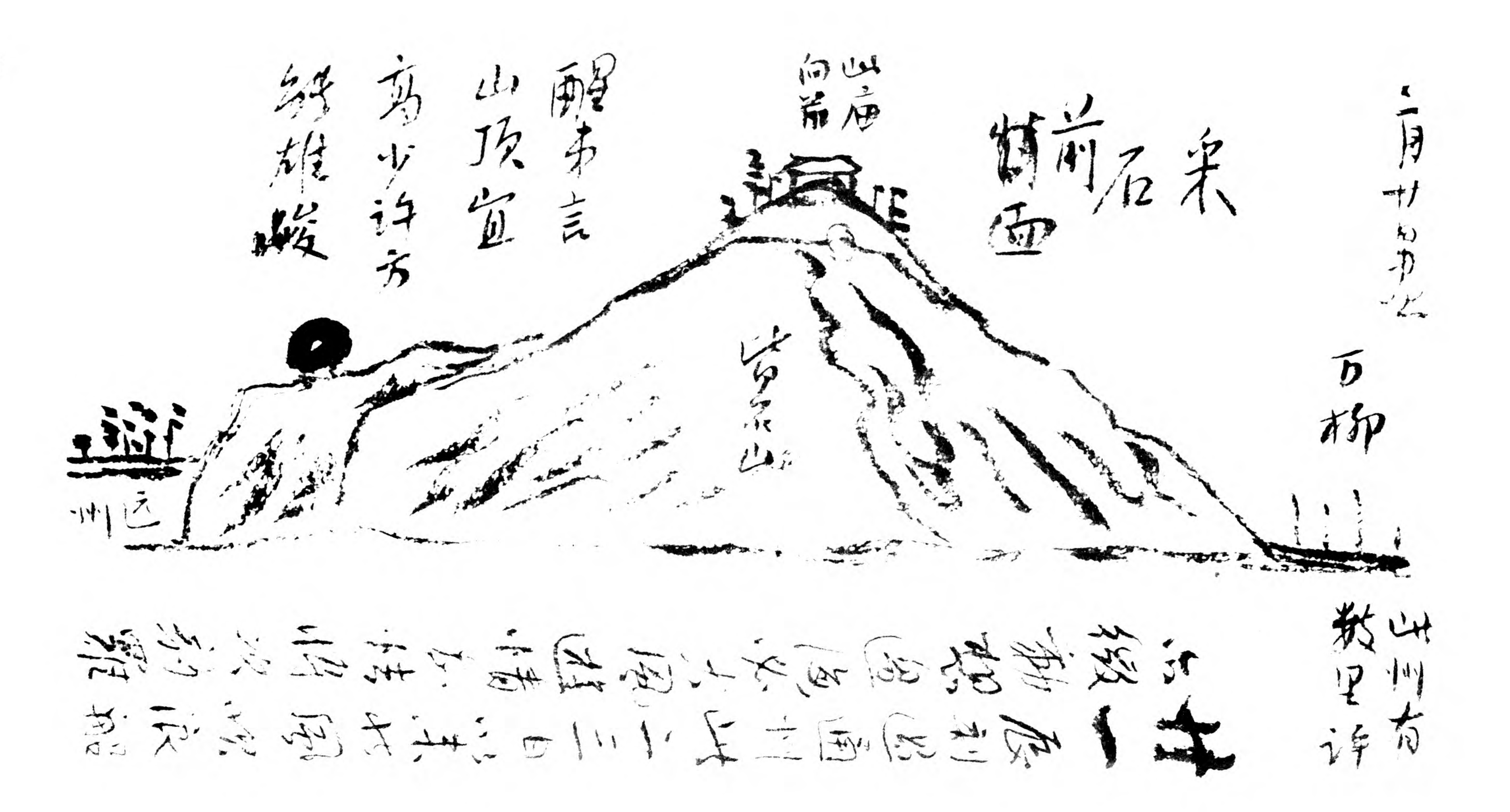
余舊有句云何事琵琶漫相識鄭君語

下液三升醒後佛弟以為今日賦之
十九日巳刻抵九江輪停一時許申末過小
姑山偕醉公登船樓望之山之後面為寫
其照於後山前左二圖已先年畫之
矣

申末先過彭澤縣

余癸卯由京師還家畫小姑山側面图丁未由東粤归畫前面图今再游粤東畫此背面图

廿日巳刻至翠湖停一时许又遇吴君与醒如
佩苍登船携卷来（口头不）莪为对山岸之金柱溪图
晚间与醒如谈诗（口头语不）余怅与夏太倓由长
安之京华途中与言（口头语）诗思夏云某前人
○咏月云眉月溶溶照九州几家欢喜
几家愁几家安乐夫妇同罗帐几个
飘零在外头醒亦诵樊广鹦词云扇
尾可怜虫满归似许飘零实流


采石
万柳

秋老詩更末二句云○老去微吟當社飲，了了心安

何處家鄉，山青三尺下，存為一點◎是詩律傳世

廿一日 午刻登山岸寓中和尚錢●又象與同行五

人，太丹桃花園觀劍跳，街行電車從（後）東五第我為所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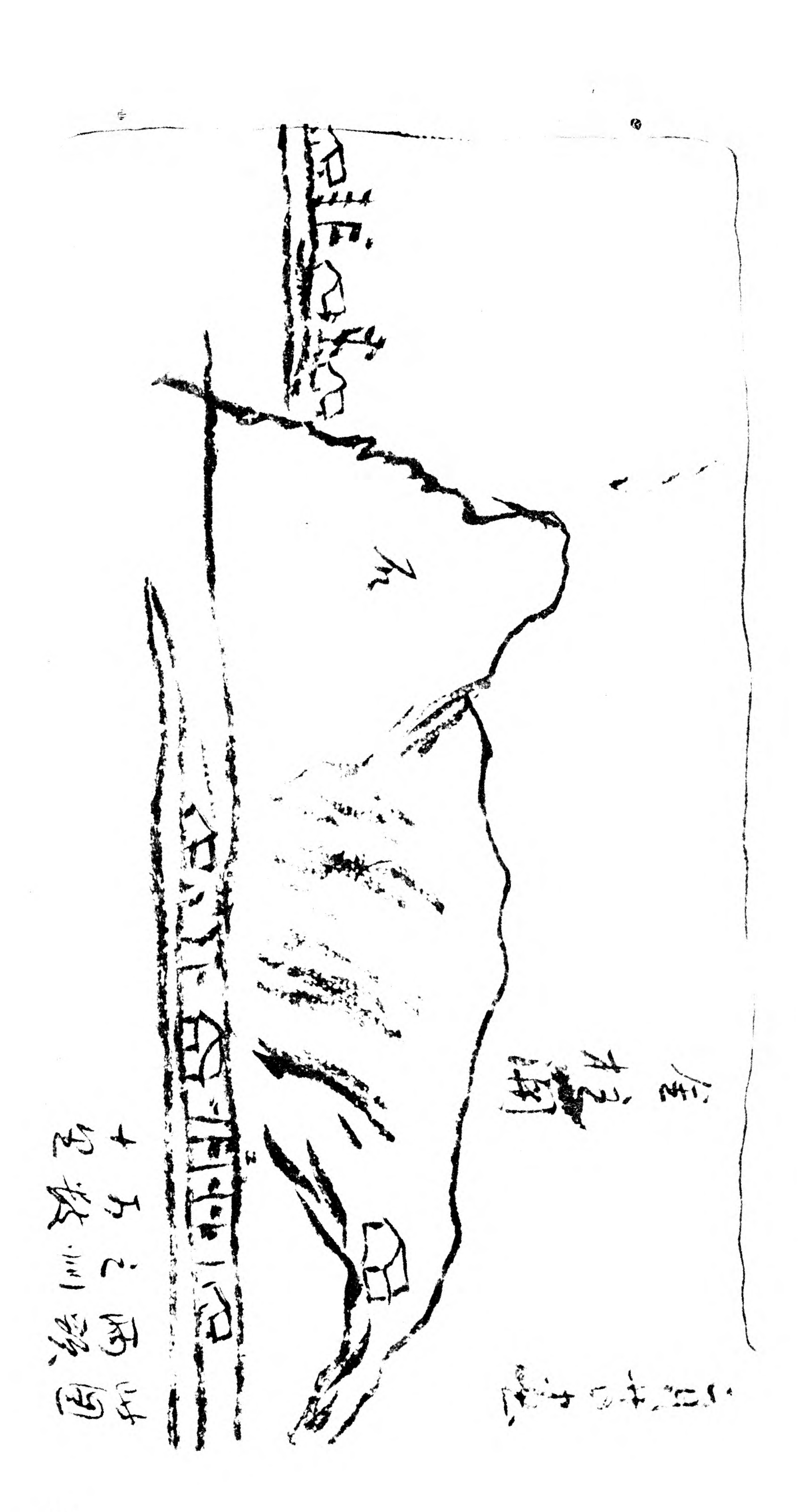
廿二日 未刻上安嶽麓館，隨亂撫欽附當（作）書票知 父母

廿三日 晨刻開往吳淞至

廿五日 余始食飯半鍾，出數日，始未進便，不予進

食後更陵雜（註）述詩云：耳風濤廢食眠，長江

如此，何況大海，臨此畫平安之事，其難姬不暇。



[illegible]之苦难极矣

廿六日午刻抵香港后，住中环泰安栈，午后偕两君去

之中国电报局与郑君霞叔

佩蘅看市，两君先与约遇于湘潭，自言去粤，将往游

广州

戏。桂林有朋友须访，既同行至此地，复将同[illegible]钦

州，余料甚之。同行以偶然耳，佩蘅亦必先不知也，夜

廿七日又行午前之博物院，物以繁，不胜记载

午后探之轮船与至北街，首出[illegible]之

西刻与同行者散步街市，归过日本戏院

渲西洋人情风俗，[illegible]如活现，惜哉惟不能言

来之太平[illegible]戏院观剧

先此为广东之剧[illegible]

而为中国第六七等，今观此院之剧

较广东尤[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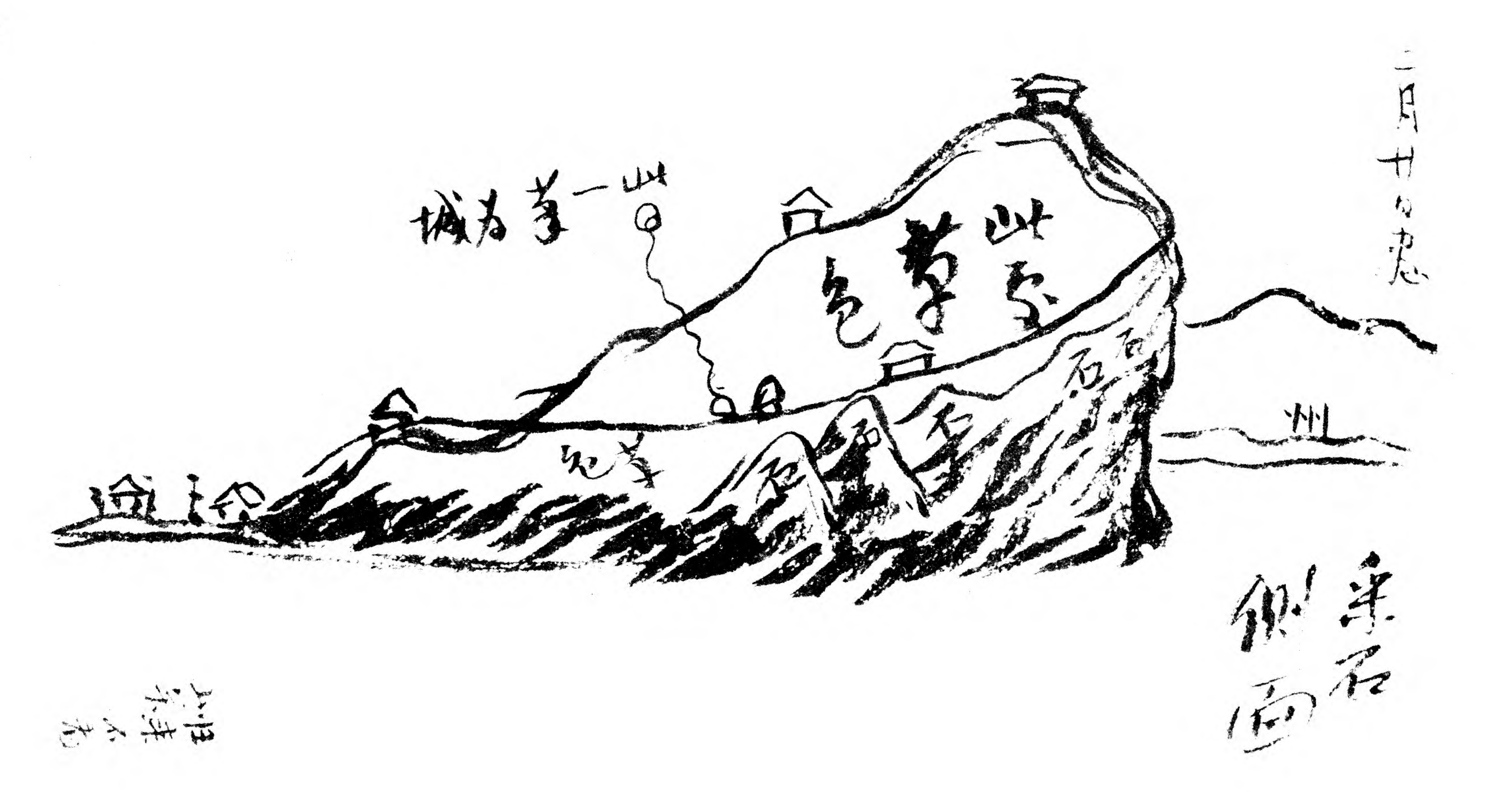
不[illegible]足观，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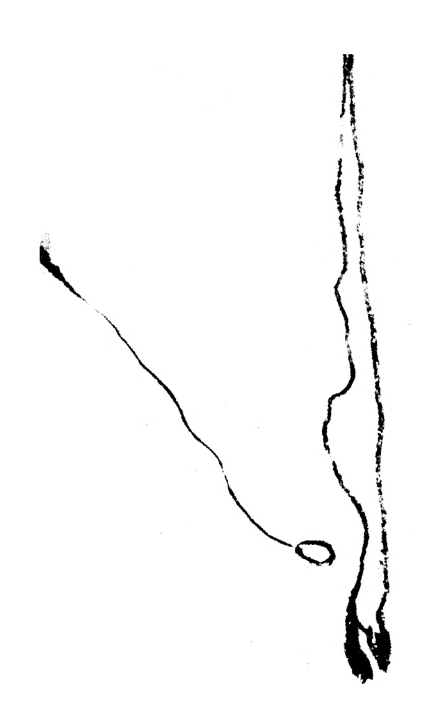
即出，余自中京

归，观剧之[illegible]

[illegible]师

[illegible]消五岁


采石側面
山一峯為城
州
石
石
石
石



二月廿六日

采石磯

晋溫太
真燃犀
唐李太白
捉月明常開平
破賊皆於此處

此圖若查核
幅兩頭之州皆
不長數十里

城

廿八 与同遊看街後山之泉石余未及山半以值雨止未刻归

廿九 与同遊少將||府見[illegible]然一鈞一小猩二

卅日 購長夫衫一件中華書局此地与故鄉大異是時年暮棉衣者菜蔬見有王瓜紫茄辣椒扁豆等草類尚有橘在樹間年与同遊赴新辣椒為渡海菜聞其價每斤錢四百文

又月

二日 辰刻之孫地洋行買海南輪船票去北海是

行司事某與余筆談，余嫌其船價似貴，
將迎向泰安棧，令是棧主人代買其票。將行，某司事出
紙條與余，上有鄭通人傳是次於海南往北，請留
大裕房，並電派送百步梯景泉別墅三百六十五號
謦云。余與佩初看過，以為夢耶。復之曼泉，果鄭
君明由省來，會面握手雀躍。三百步坐李錫恒亦由
景泉下房出，又少頃，又一人入，問訊來，鄭君請錫，因此主
仰岸也。謂伊從以前之某姓，共談片時，觀鄭五係家敬
寸紙與錢究之。仰岸便飯，戌刻鄭五
上海李玉佩之正欲上桌，來此代圍，然鶴慈七日忽一
日睹友之歡樂，於此真論張銷刊耳。前已刻佩初
偕醒吾聽鄭君，鄭君偕大亮同余，更有同行者君，余若以

滿本亭慕思來。○李鐵楨顧余為函湘財轉送盧州彬
趙自山東返，並有吉琴乞余篆刻「天語」二字，以審其巧
後樓方照壁新處。○王仰岸於余鎖留余作函附
西吳伊秉余，抵滬問蘇杭街廣萬昌寧衣店，以抵值
問舊同前廣萬昌寧衣店

初三日辰刻開船

初四黄浦抵滬，此二日雖未遇風，未能進食，五臟搖
動，苦不可言狀

初五初六二日風大浪，南艇之貨物不能起岸，停輪港中
大浪如山嶽，艙中心內如焚，肚中飢餓，不能食

初七日郵、五時口一望，調伏波轉船，十日辰刻到東，船停相門

浚南船■許船上外国人以旗語（申）使伏波船將旗落下即詢
以三號船來浚南接〻〻船亦以旗答之即接去即詢
輪是夜戌刻到滬〻〻泊
初九日辰刻到北海即以小舟上岸宿遂安棧沈隊官敬
沈者應年前在香港運（械）械年去欽州沈來接者郭四太
爺與郭統領欽不在軍四太爺為此地將之愛找字下
戚〻〻午前郭公去廉州訪王其至
初十日尚未歸■北海此數日移寓宜仙館（郭五爺下）有捉飲者二次不
及載此地之娼頗多絕語可觀者余於旁觀其侍客頗殷不
談講舞有以挾邪者與語談雖無甚味■■有為者也兄
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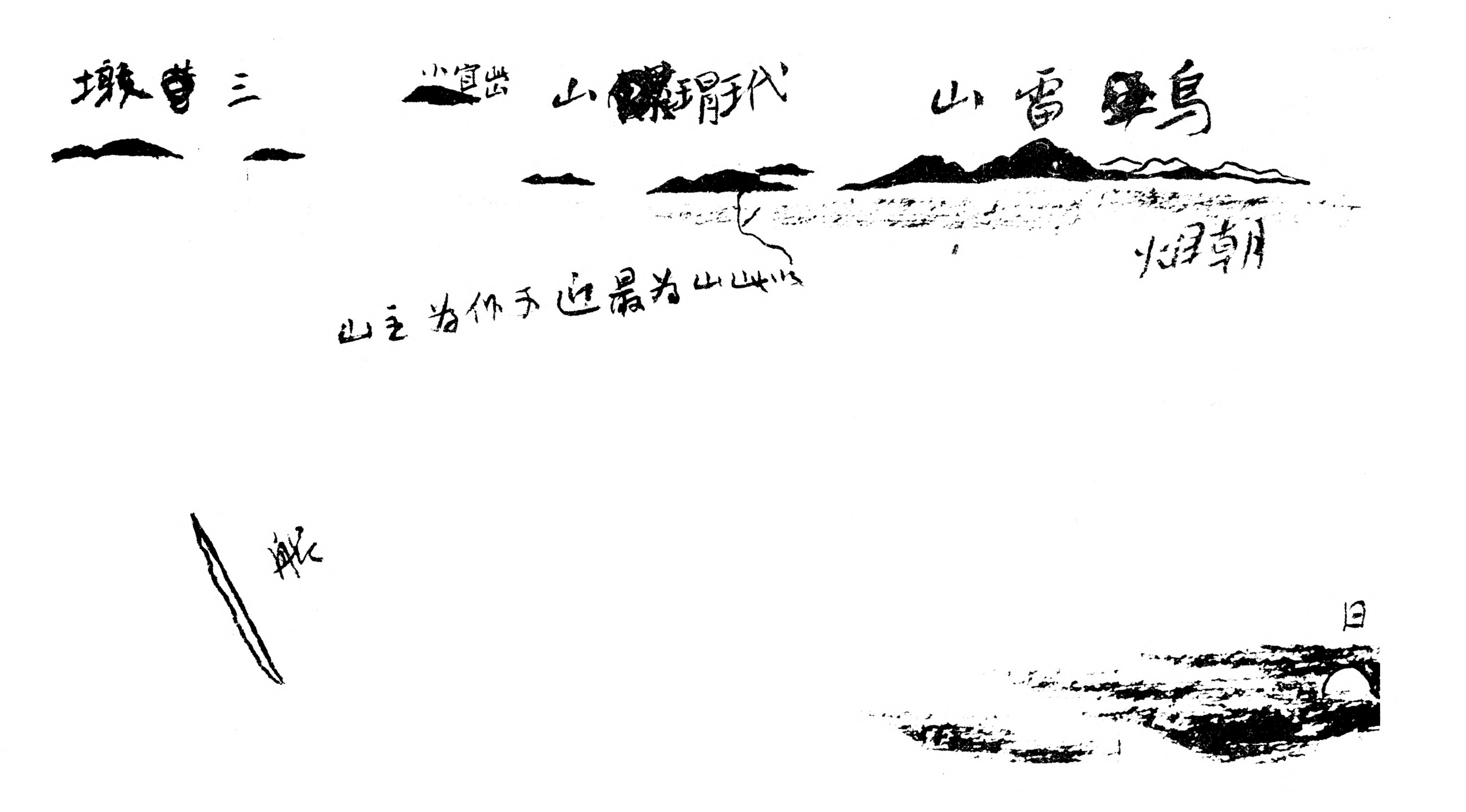
朝雲
州外遠山
長州



十二午刻郭晨来北海

十三日到钦州 補記

十七八间發家書一号 補記


日

三月初五自前十二日郭君由蘭返北海是夜[illegible]

廣庚與融十三日平明開行隨車後西入氣融至洮

井[illegible]鮮不[illegible]由峽皇欽州城外鎮龍樓所需

故人尽多不勝記 [illegible]廿七日自醒五步李

補記 把生兄游天涯孝後蘇留[illegible]到 續畫於天涯孝逕

其九 楚仙再 至月之十以十七日 鄭樸生刊四又到天涯孝逕

[illegible] 卯 三月初一移寓東與 與蓉浦以來同於七初下

鄧五來 借宗又蘇來驅車看[illegible]磁學及某圖 車[illegible]之

流[illegible]水伊兵初三日又借還錢 橋去安寧國之[illegible]

業街其街歡寒片的西安南道東與人情[illegible]語音

大異不勝記 悵自欽州來東興一帶山水[illegible]歐

与南衡相似，入目快心，復有感於鄉□精楷筆

楷從魯迅學南腔北調，快意去來五十年之錢十堂

仰於九日

今日嫣然回記前廿餘日未書日記者，山口記存函藏於

筐底，以爲書之，雖日記另他物，後之又□前廿餘日

之事，擬臣記之文。午後去安南界之理，觀立鎮樓

有國府清擬新案，有白壽花二志，却二物府書其是

初六　与鄭五同東之東與街，後去某伊自稱

業圃兮國之中收入行收圃，此數日來爲郎

鳳翔先生花四幅，皆新作，紀圖玉

十二日　以對若友作書並篆刻與刻成，顺不感記印

刻臣辦畫上與之之廣州去矣

十四日午後郭君借保騎快馬之教場学車。然數次須人扶[illegible]既而予似自行〻陽鎮者不聽頗大快事也。[illegible]大思想獅狙花似鄭公知也。

十五日刘又騎快馬去学車，鄉自上車不用扶持小憩。欲茶賦某碑，携林興平不過亡意忠其著所謂若而已段者山陵。

西人作書因葛刘不味記者不記。

十七学車大進，是可庭意而行。午前佩虞書記及晨刘与我宴青書之

蜈蚣毒良方 凡蜈蚣咬人以備油婆抖抖不痒抹抹患處

○百里山田病館療
○十年病兩三次人

四月

初五日夜夢羅家有內人誤家務內人告
叔饋之病要再余勸曰余出門時以為病人
數日四月等我救藥兄至西鄉余因以行使目不
見心不甚那知歸來尚使老年人皆被後人不祥也
說後（与內人）又夢口右上齒落一條拔之去於也
上似枯髏齒天明以記之心中又不樂奈回家
神之甚每事不可錯說也以銀一百兩交陽
翻四卷手請至廣州代換去洋一百二十

餘元以千五元還清譚伊初伊初來書屬爲手交恩翔四

又以卅元請代送還馮仙巖山錄請

送交余家又齊輝欽生寄一百角回家六由余手

交恩翔四爲壽矣並二男之爲歸書附銀交恩翔

寄歸

初四日得張仲鵬書

十二日得解壽書余即復之

○欽州万里閱杜亭已備情見時罷日中矣思慶

手書壽極生根湘織台石只尺天涯況復還之邊

地也羨君作歡娛得其入懷我春且有意難得安

十五日 見雨開以是夜安疑，人余來往而醒

未刻馬廉山來，根與宮手錢一壹一起（占四串）

表其兒在自居，移其家中，與人執事知

覺失偶，是夜氣遷，貝兒書又與伊蒙書係

遷署去廿千錢，催伊來書交鳳翔手收去三

告伊也來，得伊復

廿四日 午刻日卯，王雲書云貝又奉母命（來圓惠係）

而來甚志不嘉情形原君象事尊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 料理盎回，不必速歸也，弟明日還

廿八日為禹玉階向鄭婿新年看掛帳還家

養病鄭祥之鄭饋余伽楠香（香係舊日四壩為沉香）附及沉香薯

又一香非沉香伽楠香或云雞血藤經歷年久乘

天地之氣數百年所成之香專治氣痛及肚瀉

痢瀉其效如神中醫於佛上失言人所短使

記少壯之記是三十二年於庭前並記之後余見人家

刻骨謨仍隨入膽笑又以為過今日始知此字工夫未

肯做得到也猶余將五十矣書此於庭下用以自鑑

丹

廿九日澂伯寄書三織並記云

澂伯年少人也見余書三織喜之不以為笑

余少時聞人說慎於言笑之以為迂故余行年

將五十矣然知自鑑是可愧也澂伯啟予者楷

余薛張年定尤可感耳

又書三織贈潤生並記云

人道潤生之學余淵獨畫也余亦久知潤生

閒靜少言不平復鳴性頗似余非同學也余

自書三織於座右澂伯見之頗笑之余復書二

第一与润伯一与闽生欧阳生所学师传

含短在澂伯謹之一流何如

五月五日黄梦自挽云○食竟命取肉味何如菜

根好醒来忘其对语晨起果[illegible]腹痛[illegible]食怪

哉幸一鸿识愈○又梦与禹石更中有云

贵戚仲甫非处吾不学余然不破当面

般雨民[illegible]曰五[illegible]乡仲甫者吾不知其为公

般澂[illegible]惜[illegible]彼一生[illegible]世也

初[illegible]日子贞来东兵余见之欲喜欲悲知伊

妻之親之病原，予只病年其雖悴，猶憒之也。謝

某看其病，言脉不佳，復請黄國少為治之，言

其脉太遲，余甚為絶。

十五日　郭五之廣州辰利，茂思義病傷寒，因

午頃萬四少愈，余勸其秋來同歸，伊似訓之是細

偕宗兕並與曾紀友西老衍生書，掛告由郵

局寄，出録單云。○在故鄉與余不曾相識

在郭君岸中，以沙財為事者，請伊熟於

余，則有辱於余之觚嚴也。康

十七日　廣州總督來電，郭五署欽道

廿日佩初去銀州余為馬聲生所書之帳
額交佩初帶去
廿一佩初未去託帶之帳額伊特交李
杞生于去矣得鄭樸孫電書隨復
又得鄭五宗電附問余究定何日行
廿二日佩初回送欽鄭樸孫索題之畫仍索
刊之印二方又贈回弟及周福堂之帳額二
交佩初當帶去夕陽時又得鄭樸孫電
與劉案即復與鄭五書亦交佩蒼持去

廿二日芸行來欽州書畫篆刻之酬應甚
時或不為人為繁不及記已刻為周遍南
大令書三絨並記云

○余已酉夏欽州行年將五十矣始知書三
絨於庚右以為鐵遍南大令見之不以為笑
且索亦為書之呼斯時也三絨固宜然
塵世倘運開已致笑者自厭大令切冰
余之三絨皆不敢當也○又為靜生書
三絨並記云　謂其不

○靜生善於談笑索余書三絨人或重我

余知靜生之所藏者，切論人眼冰淵必盈嘆矣，趙而袖不合也。

與郭五書交段仙樓帶去。

楊詩儒之畫並書共八幅交武石硯山峰帶去。

廿八日 得郭五函，促還歙，余復書交張衡士帶去。

得任硯峰書。是夜大風雨，風時來樹窗門驚動，余心懸懸，獨自起坐不能寐，倚屋一木大數十圍，吹斷其半，嗟哉異鄉為客，心膽俱寒，五階聲。

巖鶴雲所書之聯無款識，係嶽雲得去作自藏。

莲庵死后所作也是夜枕上作记平明书成殊惬

○北海书法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其天姿超逸绝伦吾友鹤云书法严谨正华正（斜铁不苟也）如其为人自（叔）言师北海是耶非耶此册为鹤云得意书自藏以遗莲庵

而去款识之后余于东吴得之感故人因年

生（与余与门情谊学书之苦）直记而藏之

六月一日李正紫之怅望文二仍挥生宝（见伊有书与挥生写代十余此也）

先撰克文之帳額交馬玉階代交

初二日移營欽州是夜宿那梭初三日宿防

城縣沿路送迎殷勤金雨生以弟先以書寄

坡也初五日午刻到欽州自防城縣步行十餘里上

舟行一夜離欽城十餘里又退去潮水舟不能進登岸

步行進城雨中泥濘行路之艱可知次日午刻未

[illegible]

初六日郭五吉東與黃省鼓慶堂未與

諸

初八日作家書第五號
初九日得鄭棣孫書，前十日潤先後寄寶東縣
得電書三言氣最關信新知惟有此人
也
十七日復鄭棣生書，由鄭五閣內寄去
二十一日得友人鑑書，知以常來囂還召撰鄂還
欽州言始行三宿道中始到閩以一日已
行矣逕吾把臂悵惘何如廣平道

中書未作畫据即來肯快愈須為諸友
人以天時正熟勸因止之新秋初涼亦得相見
雅俗潘君臨楮青亭繼徊久之未能
為別舊隱荷青懷君子也
○李葉夫刊印記○宣德已酉冒案為大匠
過蒼庭廬州太守華夫先生篆刊古之二千石
也及從經觀珠官芋印大字以圖扇自書之春寒
詩擬之余喜之須感求生白以州衣說八寸
矣勿工詩工書者過王相繪先生及王繼國作
模鑄篆夏天晴余去作注無無路李錫
會盡曾季錄獨與李梅庵臨尺神交未

敬相識，已與太守同肯為修葺，因利者
寧詩於此印例，以請錢，俾且欲附公壽
俱集府中，商撥並記

廿二日與歆伯堂兼照印石一方，交謝子英
葉志　平明作遠別，歆郭五伊民復懇懇留，待壯際方歸

廿六日王鎮殷來，郭五衰以欲逐余存質
又恐余不能受，故使王君以白余，王即之非
有他處，自思不能任其妻，郭五近非
知我者耶　我自非，故我者耶

卅日百與郭五為王鎮、樗亭乞情，伊未會午

後又与鄭五書云
接来左右王鎮榜被打身亡後盡命
定聞伊山湖已自認嫂弟叔將伊精 華其兄官 夫伊精兄
回湖洲其軍情也問弟都不當甚啟与
説人情者鎮榜之錯之想絕有求情者弟
當来删除己所求因弟亦未當固不敢
再行面説再三四之不得不破陰家氣聽
术之甚分精益已者有故也鎮榜八都八夜
六八都人也精伊回八都會都之人必嘖嘖
責損無鄉里之情况伊先有無禮

竊吾兄御史年多有意氣殊此時不解
悉其形勢
日行其大義故不能不向弟求所
求與泉有所不同耳弟須
諒之伏願姻如無碩伊所斷之銅
自當理處且旋出借交迎補香字
交銅旋情可矣
初十日偕陳樹年之君由張乾大字去
十四日寄鄭五條畫十二幀又畫十

卅四幅卌四出內[illegible]共六頁

廿件餘石印幅畫冊畫扇[illegible]共二頁

五十餘紙

廿日已刻起程[illegible]送閣頁[illegible]廿餘里

因河水淺小火輪[illegible]不能送[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

廿[illegible]

汗[illegible]廿五日

吉







廿六日由隽村西国北前宿大阜圩

廿七日到陆屋黄老带（姜良宗）使人接于洞岜

邀至军中当领（过当[illegible]大[illegible]）是夜[illegible]宿来谈（何敬之）[illegible]刻去

廿八日早明起行陆道九里午后到沙坪

卅[illegible]代刻向[illegible]（[illegible]廿里宿）

廿九午刻到[illegible]行（行道七十里）水路[illegible]宿[illegible]待小轮

八月初一日昨日因[illegible]来[illegible]一[illegible]

初二日[illegible]来于热大[illegible]与同[illegible]上岸于[illegible]（[illegible]也）

[illegible]

初

陰。下旦半至省，武昌無路也，更換未走，[illegible]縣水路三十里行出

二清日晴。門來縣以著[illegible]輪船二十有船過

熱。[illegible]不[illegible]，獨[illegible]人尖，今此人[illegible]

觀觀其[illegible]，開其間可[illegible]一氣[illegible]實可人

等挑兵

初四 往[illegible]搭船

初五 搭電馬輪船

初六日 午刻 到揚州 宿春安棧

初七日 平明 搭南京輪船

初八巳刻到廣州會晤渭臣謂

鄭模約不過初

初九偕吳曉祥親家招飲於歌筵

會到之鄭模孫來談

初十日吉模約吾談本日將歸

十一日與鄭玉書並楙葉行交喻渭臣葉

十二日寄處一物共三包請由行道者帶

歸又与許紹循去塗眼鏡并又借臣

弟交又与去臨去時日得樸初言一聯曰

惜不得譜其村同其題目云

不信人藏書何識子

今日於隸古店見一聯是硯識語云

我有他山方黄白衣

天留間室管青春

午後再去隸古店觀此聯甚字之用筆

有法聞之須費四千錢以二千不得之

十三日鄭權知王仰峯偷渭至皆贈物

為别午後移寓鴻安棧

十四日平明上三層列輪船王仰峯来船送别

余歎伊[illegible]住日本者[illegible]日記云〇藩司前電

論四月九十五日夢康萬昌置設在

十五日平明到香港船歇停二日方行余携兵完

登岸半日歸船

十六日向晚船開

十七夜過臺灣界

十八日過福建界
十九日過浙界
廿日下午到上海寓漢口江木橋長發棧是夜樵
[illegible]自回之同春園觀劇
廿一日三刻買小輪船之蘇瑞州黃昏自[illegible]始開行
廿二日午後到蘇州萬寧巷[illegible]鴻棧即使
訪潘祗詳訪前後於何處於藩台衙
額時洋湖江（其人洲去上海）[illegible]問得伊之外館在附馬府
堂之前劉與潘湖之伊外[illegible]館問之其門
房書說自告伊為上海新洋務總辦其

周在新馬路市濱橋同汪公館蘇州兜女多年，麗若前年以來，仍為所聞事務矣。

廿三日 夕陽搭輪船返上海。平明政到政之汪兵

廿四 予偕汪兵於昨日平明因蘇州指名之夫人犯會前耕去矣，余復為長崖棧伊儀約明日午後再去

廿五日午後再為汪公館，汪雖府去歸走夜又去謁之，顧汪假門人沮之不得入，余因將鄭五生也，謝之門人，改宜決明日去矣，丁數再來，但長無然，有人將賓館之門曰此張之府，君在新洋號，恐老來係醫醒告之情無點之教，余明日遲去

一時許得張梁函並[illegible]尤所喜[illegible]

廿六日 已刻詣[illegible]往公館[illegible]為瑞中[illegible]

之夫人往場[illegible]十時[illegible]下[illegible]其門[illegible]

四日 其公館[illegible]蕭[illegible]與[illegible]利以[illegible]

一見[illegible]歸其春請少飲酒其意似[illegible]

[illegible]余許而万[illegible]故國西余許十日[illegible]作[illegible]還

六[illegible]好事

廿七日[illegible]借其數[illegible] 及其

遊也是園[illegible]國[illegible] 所遺[illegible]

與晝而歸是夜又爲借之丹桂茶園

觀劇且到餘但自廿七日以後無日夜

不看劇事繁不勝記

九月初旬往來與蔡會與郵電

初二日得郵五後電始覆然使

人清然益發奮何以招商局

廿五日會起行自迴湘夜來上江永輪船

〻上買辦吳蟾青伊姪瑞臣皆接待

因汪六有电致伊所托也汪六見余書辭礼額勝於桂林时勝利別时已再三再約明年来滬並與蘇揆印瑞徵見余所刊之印亦望余再来如歎掃榻以待自来上海逗留一月其事甚繁不勝記將行數日来汪六郎祖不之友人金不知汪六之意皆拖禮額拒並飲及錢及賬物之最為惟姚繼校之亦故人也其接待六最恭汪六所用之人皆此郭五郎下也

齐白石《寄园日记》

此己酉（一九〇九年）东粤旧游日记，多半书于舟中、或邮亭、或驿行席地而书者，皆匆匆所为。其中必有言不通亨者，亦有心中拟成一语，其笔失落一二字者，其语即不通矣。亦有惯书白（别）字者，自心所记，不欲人知，以存游子大略，过客光阴。他日自家偶阅，当感浮生真若梦幻也。

己酉重游广州日记

戊申十二月初十日，得郭观察初六日电书，招游钦州，未即电复，即由邮复矣。

己酉正月，友人以诗见赠，答诗录于后：

次韵罗秋老赠诗

四年足迹往来频，未见琳琅笔底春。今日始知书律细，更谁若此性灵真。行空天马疾如矢，积阜轻珠吹似尘。老去偶吟春社饮，子孙安得孟家邻。

赠秋老

携觞兼杖石桥边，日抚孤松醉欲眠。僻地山高云活活，清溪雨过水涓涓。检书常尽三条烛，为鹤毋谋二顷田。（亦作课儿文刻深霄烛，佐友诗裁晚岁笺。）犹有济时心力在，相逢谁似此公贤？

次韵王品丞先生见赠

好与衡云并影闲，一丘一壑外无关。喜人过看多栽竹，到眼忘情不展颜。沽酒倒囊缘客饮，倚松招鹤待书还。愿花长好公尤健，岁岁茱萸共看山。

老将骚坛胜步迟，穷人不信为工诗。天衣无缝非人力，鸿爪留痕偶到时。雪夜新桥谁过访？梅花明月有怀思。云鬟捧砚吟应罢，雏凤声清出故枝。

次韵品老见赠有补癸卯还家复登竹霞洞岩（竹霞洞在邑城西南一百里晓霞山下。余癸卯还家，尚借山于洞口周人祠堂屋居焉。）

故国西风菊影闲，鬓丝禅榻梦须还。儿童相见称生客，明镜高堂非旧颜。万里离情衣上泪，十年遭遇画中山。（余有纪游三十二图）不移一室熏香坐，蛩语柴扉画自关。

岩石登临接翠枝，欲镌心记惜无诗。坑余断简疏同学，溪上飞花有所思。白社（龙山诗社在邑城西南八十里五龙山借僧寺之清静为吟社也。）钟声僧佛在，莫（暮）云天远简书迟。（社友罗三羲、陈二节皆出日游学。王二训客三东，黎松庵培銮客上海，余由长安转京师始归。）勿因败兴吟情尽，自过和戎庚子时。

红豆有所寄

独怜红豆最多情，用意天工处处生。曾着白衣庵外雨，乍开元武庙边晴。佳人低唱痴俱绝，故我相思灰未成。欲寄离愁多采撷，教君复忆旧称名。（余少时自号红豆生。）

应郭观察人漳相招东粤旧游口占

嫁人针线误平生，又赋闲游万里行。庾岭荔支怀母别，潇湘春雨忆儿耕。非关为国轮蹄愧，无望于家诗画名。到老难胜飘泊感，人生最好不聪明。

东粤旧游将行，时诸友以诗送别口占

卜居四载绿盈阶，寂寂山花野鸟哀。一日柴门时吠犬，苍头和雨送诗来。

劫余何处著吟髭，旧学商量自觉痴。倒绷孩儿着识字，草衣油世几人知？
门前鞍马即天涯，游思离情两鬓华。孤负子规无限意，年年春雨梦思家。
世外巢由鸡鹤群，鸟丝三叠感诸君。桃花潭水深如许，化作江东日暮云。

二月十二日辰刻起程之广州，与潭佩初弟会宿茶园驿。前已刻至白石、吾父及诸弟皆来送别，满弟同行，思义侍余重游。

十三日午刻到湘潭，宿黄龙巷口春和栈，未刻之郭武壮祠堂，作别于余太夫人，夜来黎芋僧会，倾谈竟夕。

十四日午刻之长沙，与佩苍至黄龙庙码头，小轮舟已开去。芋僧相邀至伊戚处益和糟坊。是夜借宿于此。罗三弟醒吾夜间来，偕行东粤。

十五日平明买小轮，午刻至长沙，即买东洋车去五家井，晤服邹及仲言。又至明德小学堂晤张仲飏。又晤齐竹斋。服邹饯别以酒，仲飏亦来入座。

十六平明买湘潭火轮之汉镇。

十七午刻到汉，即过大通轮船之上海。

十八巳刻登岸遇歌者邱艺林于街，偕余之篮子街访武赛青女史，谈移时，

小饮，复以小像赠余而归，余赠答以画幅。赛青者、郭五之故人也。余旧有句云：何事琵琶旧相识，为君泣下泪三升。醒公佩弟以为今日赋之。

十九日巳刻抵九江，轮停一时许，申末过小姑山，偕醒公登船楼，望之，山之后面，为写其照于后山前。左二图已先年画之矣。申末先过彭泽县。

附图说明：

余癸卯由京师还家，画小姑山侧面图。丁未由东粤归，画前面图。今再游粤东，画此背面图。

廿日巳刻至芜湖，停一时许，又过采石与醒公佩苍登船楼，画采石矶并对岸之金柱关图。晚间与醒弟谈口头语诗，余忆与夏太史由长安之京华，途中与言口头语诗。夏云：某前人咏月云：『眉月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夫妻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醒亦诵樊厉鹗词云，扇尾可怜书汤妇，似诉飘流。

二月廿日画。采石前面皆石山，醒弟言山顶宜高少许方能雄峻。此州有里许。

廿一晨刻过通州。此二三日以来，北风吹浪，船亦微动，想过海必大风，游情甚怯，将次韵罗秋老诗更末二句云：『老去微吟春社饮，子孙安得孟家邻？』与首二句可合为一绝，于诗律健也。午刻登岸，寓中和客栈。是夜与同行五人去丹桂茶园观剧。路街行电车从后来，五弟几为所压，险哉！抵钦时、当作书禀知父母。

廿二日未刻上安徽轮船。

廿三晨刻开往香港至廿五日余始食饭半锺。此数日尚未遇风，不可进食。猿叟金陵杂述诗：『震耳风涛废食眠。』长江如此，何况大海！虽此番平安之幸，其欲呕不呕之苦难堪矣。

廿六日午刻抵香港，寓中环泰安栈。午后偕醒吾、佩苍之中国电报局、与郭君电。又看市。醒公先与约遇于湘潭，自言意欲游戏广州、桂林，有朋友须访。既同行至此地，复欲同去钦州。余始知其意。同行非偶然耳，佩苍未必先不知也。夜来之太平戏院观剧。先以为广东之剧，可为中国第六七等。今观此院之剧，较广东尤丑。殊不足观，片刻即返。余自由京师归，观

剧之眼界、所谓『五岳归来不看山』矣。

二七日午前之博物院，物颇系不胜记载。午后又行，探定输船无至北海者，殊为焦急。酉刻与同游散步街市，归过日本电影演戏院，演西洋人情风俗如活现，惜哉，惟不能言。

二月廿日画采石矶。晋温太真然犀、唐李太白提月明常开平破贼皆于此处。此图若画横幅，两头之州，皆可长数十里。

廿八与同游看街后山之泉石，余未及山半，欲倦而止。未刻归。

廿九日与同游少游，得见熊一、豹一、小猩猩二。

卅日购长夹衫一，殊中著，喜甚。此地与故乡大异，是时无著棉衣者。菜场见有黄瓜、紫茄、辣椒、扁豆等果类。尚有橘在树间。余与同游欲购新辣椒为渡海菜，问其价，每斤钱四百文。

又月二日辰刻，之孖地洋行买海南轮船票去北海，是行司事某与余笔谈，余嫌其船价似贵，欲返向泰安栈，令是栈主人代买其票。将行，某司事出纸条与余，上有郭道人漳、是次搭海南往北，请留大枱房并电话，送百步

梯景泉别墅三百六十五号。云余与佩初看过，以为梦耶？复之景泉，果郭公昨由省来会面，握手雀跃三百、少坐，李铁桓亦由景泉下房出。又少谈，又一人从外来。郭君语余曰：『此王仰峰也』。语伊曰：『此齐某也』。共谈片时，观郭五作字数十纸，与铁完之仰峰处便饭。戌刻郭五、上海南李、王俱送至船上。余来此地，因候船、羁愁七日。忽一日晤友之欢乐如此，真梦所不能到耳。前已刻，佩初偕醒吾晤郭君，郭君皆大喜。并问余更有同行者否？余答以满弟与思义来。李铁桓愿余如返湘时，转道广州作数月留连。并有古琴，乞余篆刻『天语』二字，如寄书，寄后楼坊营务处。五仰峰欲余钩留，余约返时可矣。伊示余抵港问苏杭街广万昌军衣店，如抵省问藩司前广万昌军衣店。

初三日辰刻开船。

初四黄昏抵海口。此二日虽未遇风，未能进食，五脏摇动，苦不可言状。

初五、初二日风大海南船之货物不能起岸，停轮海中。大浪如山，鬱鬱船中，心内如焚，肚中饥饿，尚不能食。

初六日，郭五昨日电调伏波轮船，今日辰刻到。船停相隔海南船二里许。船上外国人以申旗为语。伏波船以三班船来海南接。船亦以旗欲答之，即接去，即开轮。是夜戌刻到海口宿。

初七辰刻到北海，即以小舟上岸，宿遂安客栈，沈队官处，沈者应余前在香港之电，来此接余去钦，阎派沈来接者郭四太爷也。郭统领不曾在军，四太爷如此代为，亦爱我耳。可感可感。午前郭公去簾州访王某至。

初十日尚未归北海，此数日移寓宜仙馆，郭五计卜，有招饮者二次不及载。此地之娼颇多，绝无可观者。余于旁观，其侍客颇殷，不谈歌舞。有欲挟邪者，与语即诺。虽无甚味，有为者想必痛快。

十二午刻，郭君来北海。

十三日到钦州，补记。

十七八间发家书一号，补记。

三月初五，自前十二日郭君由簾返北海。是夜上广庚兵船。十三日平明开行。海中复更小气船至沙井，水浅，小船亦不能行。更轿至钦州城外镇龙

楼，所会故人太多，不胜记。廿七日与醒吾弟、李杞生兄游天涯亭，复访苏髯遗像于亭后，并画天涯亭图。至月之末，此十来日为郑朴生刊印四。又自刊『天涯亭过客』印。三月初一移客东兴，与养源六弟同行也。初二日郭五弟偕余及醒弟驱车看炮台及自种菜圃，车如流水，快甚。初三日又偕过铁桥，去安南园之蒙街。其街寂寞。片时返安南并东兴。人情语音大异。不胜记。惟自钦州来东兴一带，山水颇与南衡相似，入目快心。复有感故乡之情，独坐欲泣。游安南时，骑快马去来，五弟称之为能手。至今日，即初五日始写日记。前廿余日未书日记者，此日记本落于箧底，以为失去。昨日忽寻他物，复得之矣。前廿余日之事，祇追记大意也。午后画安南界之望楼并铁桥为图。夜来清检行箧，有白寿山石二，忘却何人之物，有问者与之。

补记廿九龚仙舟招饮意欲乞余篆刊。

初六与郭五同车之东兴街后，画其伊自种菜圃为图。图中收入伏波庙。此数日来为郭凤翔先生画四幅，皆新得纪游图至。

十二日，此数为友作画，并篆刊。无刻或暇不堪记，申刻送醒吾上舟之

行。

十五日午后郭君偕余骑快马之教场学车，始数次须人扶之。既而可以自行。夕阳复可以转头，大快事也。灯下思想狮纽石似郑公物也。

十六己刻，又骑快马去学车，能自上车不用扶持，小憩饮茶，肱若碎，携杯举不近口，竟忘其苦，所谓乐而忘死者。此后与人作画及篆刻，不胜记者皆不记。

十七学车大进，足可应意而行。午前得佩苍书即复。晨刻与武赛青书。『蜈公毒』。（闻蜈公咬人，以偷油婆抖碎抹之患处即愈。

万里山河孤馆泪，十年风雨二毛人』。

四月初三日，夜梦还家与内人谈家务。内人告叔琼之病更重。余叹曰：『余出门时以为病人不数日内无可救药，必至到死。罪余固即行。使目不见心不愁。那知归来，尚使老年人安排后人不祥也』。与内人谈后，又梦口左上齿落一，余扯之丢于地上，似枯髅齿。天明即记之。心中又不乐，奈何！客中之苦，无事不可销沉也。以银一百两交凤翔四爷手，请至广州代换大洋

一百二十余元。以十五元还清谭佩初。（佩初来书属余交凤翔四爷手。）又以廿元请代送还冯丽山。余请送交余家。又齐辉生寄一百角回家，亦由余手交凤翔四爷去矣。余并二号三号家书，附银交凤翔寄归。

初八日得张仲飏书。

十二得鞏春书，余即复云：

『钦州万里闻杜宇，已伤情。是时四月中矣。忽辱手书，喜极生恨。湘城白石，只尺天涯。况复迢迢边地也。羡君红粉，嫁得其人；愧我青衫，老犹作客。十年毛发，对镜全衰。孤夜梦，现还乡无计。未知何日可使鞏君见而怜之也。』是夜梦葬父，余哀，泣而醒。

十五日未刻，马簾山来，报贞儿与四弟来钦，一喜一愁。喜其儿在身边，愁其家中无人执事。知贞儿失偶。是夜与贞儿书。又与佩苍书。余还去廿千钱，照伊来书交凤翔手收去。三告伊也，未得伊复。

廿四日午刻得郭五电书云：『来函悉，系贞儿奉母命而来，其志可嘉，情可原。君家事，尊夫人能料理，公不必速归也。弟明日还。』

廿八日为马玉阶向郭督办请挂号还家养病。郭许之。郭赠余枷楠香珠及沉香，（香珠盒内四块为沉香。）又一香非沈香、枷楠香。或云：鸡血藤经历年久，乘天地之气，数百年所成之香，专治气痛及肚泻，痢泻，其效如神。中餐于席上失口言人所短，使人少辱之。即书『三缄』二字于座右，并记云：『往余见人篆刻，』『闲谈勿论人非，』笑之以为迂。今日始知六字工夫未易做得到也。行年将五十矣，书此于座右，用以自鉴耳。

廿九日漱伯索书『三缄』，（缄即『箴言』，下同）并记云：『漱伯年少人也。见余书「三缄」喜之，不以为笑。余少时闻人说「慎于言」，笑之以为迂。故余行年将五十矣，始知自鉴。是不愧也！漱伯启予者。惜余萍踪无定，尤可感耳。』

又书『三缄』赠润生。并记云：『人道润生之学余，非独画也。余亦久知润生闲静少言，不平复鸣，性颇似余，非关学也。余自书「三缄」于座右，漱伯见之欲索去。余复书二纸，一与漱伯，一与润生。愿润生所学，师法舍短，为漱伯谦谦之一流何如』？

五月五日梦自挽云：『一食竟成灾，肉味何如菜根好？』醒来志其对语。晨起，果病，病果因食，怪哉！幸一泻即愈。

又梦与禹石书，书中有云：『贵戚仲甫作画，无不学余，然不愿当北面。』黎雨民见书此语笑曰：『吾乡知仲甫者，无不知其为公私淑。惜彼一生机缘，失之此也。』

初十日，子贞来东兴，余见之欲喜欲愁。知伊妻之死之病原，子贞病，余见其憔悴，犹怜之也。谢某看其病，言脉不佳。复请黄国安为治，亦言其脉太速。余愁欲绝。

十五日，郭五之广州，辰刻发。思义病因伤寒。子贞少愈。余劝其秋末同归，伊似训之。是夜作第四号家书。并与舅氏及西老衍生书挂号，由邮局寄出。辟单云：在故乡与余不曾相识，在郭君军中以沙时为事者请勿亲于余，则有辱于余之肮脏也。

十七日，广州总督来电，郭五署廉钦道。

廿日，佩初去钦州，余为马哲生兄所画之帐额「帐额　是旧式雕花床

帐前的横额，多为刺绣或彩绘。」交佩初带去。

廿一，佩初未去。托带之帐额伊转交李杞生手去矣。得郑朴孙电书，即复；又得郭五家电，附问余客窗何似。

廿二日，佩初返钦，郑朴孙索临之画及索刊之石二方，又赠四弟及周福堂之帐额一一交佩初为带去。夕阳时，又得郑朴孙电与别，余即复，与郭五书亦交佩苍转交。

廿三日，此行来钦州，书画篆刻之酬应，无时或不好人为，繁不及记。已刻为周通甫太令书三缄，并记云。

余已酉客钦州，行年将五十矣。始知书『三缄』于座右以为铭。通甫太令见之，不以为笑。且索亦为书之。吁，斯时也，『三缄』固宜。然尘世倘逢开口欲笑者，愿太令勿如余之『三缄』不欲答也。

又为静生书『三缄』，并记云。

静生善于谈笑，索余书『三缄』，人必谓其不然。余知静生之所缄者，勿论人非，非关必逢哂笑，趋而不答也。

与郭五书交段仙楼带去。

杨斛儒之画并书共八幅，交武砚峰带去。

廿八日，得郭五电，促还钦。余复书，交张衡士带去。

得伍砚峰书。是夜大风雨，风时来楼宇惊动，余心县县（注：县与悬通用），独自起坐不能寐，倚屋一木大数十围，吹断其半。嗟哉！异乡为客心胆俱寒。玉阶赠严鹤云所书之联，无疑识，系鹤云得意作，自藏箧底，死后所得也。是夜枕上作记。平明书于联旁。

北海（唐·李北海）书法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其天姿超众绝伦。吾友鹤云书法严谨，心正笔正，锋芒不苟，亦如其人。自称师北海，是耶？否耶？此联为鹤云得意书，自藏箧底尚未款识。亡后余于东兴得之，感故人平生与余与之情重，学书之工苦，记而藏之。

六月一日李正荣之帐额（见伊有书与辉生属代索此也），交齐辉生寄去；杨见文之帐额交马玉阶代交。

初三日，移还钦州。是夜宿那梭。初四日，宿防城县。沿路送迎殷勤，

全丙生八弟先以书寄诸处故也。初五日午刻到钦州。自防城县步行十余里上舟，舟行一夜离钦城十余里，又退去潮水，舟不能进。登岸步行进城，雨中泥滑。行路之艰可知，况至午刻未进餐也。

初七日，郭五去东兴。黄昏，彭庆堂来与谈到三更。……

初八日，作家书第五号。

九日，得郑朴孙书。前十日间，余客东兴，先后得电书二。意气最合，新知惟有此人也。

十七日，复郑朴生书，由郭五函内寄去。

六月一日，得友人复书，知公尚未还省。璜欲还钦州，三日始，行三宿道中，始到，闻公一日已行矣。迟吾把臂，怅惘何如？辱广平道中书，未作答，拟即来省快聚。复为诸友人以天时正热劝故止之。新秋稍凉必得相见。昨偕潘君临藉香亭，徘徊久之，未能为别。焦绿荷青，怀君子也。

李苹夫刊印记　宣统己酉四月，余为天涯过客，应廉州太守苹夫先生篆刊古之二千石也，及管领珠官等印。太守以团扇自书春寒诗报之。余喜之，

复感平生自以草衣阅人多矣。能工诗工书者，遇王湘绮先生及王悦公、樊鲽翁、夏天畸、余去非、汪无（无）咎、李筠盦、曾子缉。独与李梅痴，咫尺神交未能相识。正与太守同，皆为恨事，因刊『春寒诗』于此印侧，以志钦佩。且欲附公寿俱金石也。齐璜并记。

廿二日，与漱伯书，并赠印石一方，交谢子英带去。

廿三日，平明作书欲别郭五，伊即复，慇慇留待，秋深方归。王锦波来，郭五意欲委余为员。又恐余不领受，故使王君代白。余已却之，非有他意。自恐不能任其委。郭五近非知我耶？我自非故我者耶？

七月一日，与郭五为王镇榜气情，伊未答，午后又与郭五书云。

葆弟左右：王镇榜错打兵士，复违命令。闻伊此时已自深悔，弟欲将伊革其遂官，替送回湘，此其军法也。闻弟部下皆无敢与说人情者。镇榜之错可想，纵有求情者，弟皆未酬。璜已所求，因弟亦未答，固不敢再行面说，再三思之，不得不破除客气恳求，求其勿替送者，有故也。镇榜八都人，璜亦八都人也，替伊回八都，合都之人必啧啧。责璜无乡里人情，况伊先有无

礼辱骂，吾之兄弟各有意气，璜此时不能不忘其私嫌，行其大义。故不能不向弟求所求，与众有所不同耳。弟须谅之，伏愿能如此，愿伊所亏之饷，自当理处，且放出营交巡捕看守交饷，放归可矣。

初十日，赠陈树年之画，由张乾大寄去。

十四日，为郭五临画十二帧，又画小册四幅。此回来钦，篆刊共二百八十余石；画幅、画册、画扇约共二百五十余纸。

廿四日，巳刻携贞儿起程返湘。郭五送廿余里，因河水浅，小火轮船不能进。始欲转去，各泣而别。佩苍及四弟、满弟、思义皆送至此，是夜宿九龙墟。（水路六十里，旱路三十五里。）

廿五日，北风过。大舟不易进，宿平吉墟。（九龙至平吉，汗路卅五里。）

附图：（一）为郭凯涛画存稿，（二）无题记，（三）旧村，七月廿六日过此。

廿六日，过旧村，画图于前宿大阜圩。

廿七日，到陆屋，黄管带养斋使人接于河间，并邀至军中留饮。是夜，司官何敬先来，谈片刻去。

廿八日，平明起行，遇周通甫太令同行。陆道八十里，午后到沙坪即买舟，戌刻开……。

廿九，午刻到南乡（汗道七十里，水道八十里）宿舟中待火轮。

八月初一日，昨日周通甫赠来鹦鹉一，因轮船未来，秋热太苦与周君上岸席地于榕阴下（容迟当画《席地图》），自早至昏，或云无轮船至。始更舟去贵县（水路三百里），行至初三日始到贵县，此处又无轮船，有一船过，载盈满不容插针，独危人尖入，此人殊非善类。观其言谈举止，闻其同行者所言，实歹人无疑矣！

初四候船。

初五未刻，始搭电马轮船。

初六日，午刻到梧州，宿泰安栈。

初七日，平明搭南宁轮船。

初八巳刻到广州，会喻渭臣，访郑朴孙不遇。

初九过天顺祥，彼处招饮于歌筵，余却之。郑朴孙来谈。

初十日，去朴孙处，谈半日始归。

十一日，与郭五书并茶叶喻渭兄带去，

十二日又交一物共三包，请由行汗道者带归，又与许绍循书，并赠眼镜概交渭臣带交，又与玉阶书，昨日闻朴孙言一联，惜不能记其对句，其起句云：『不信藏书能饿子』。

今日于裱画店见一联，无款识，语云：『我有仙方煮白石；天留闲客管青春。』

午后再去裱画店，观此联，其字之用笔有法。问之，须卖四千钱，以三千钱得之。

十三日，郑朴孙、王仰峰、喻渭臣皆赠物为别，午后移寓鸿安栈。

十四日平明，上广利轮船，王仰峰来船送别，余欲伊示住处于日记云藩司前，电话四百九十五号，广万昌军衣店。

十五平明，到香港，船欲停二日方行，余携贞儿登岸，半日归船。
十六日，向晚船开。
十七夜，过台湾界。
十八日，过福建界。
十九日，过（宁）波界。
廿日平明，到上海，寓陈江木桥长发栈，是夜携贞儿之同春园观剧。
廿一日己刻，买小轿船之苏州，黄昏始开行。
廿二日，午后到苏州，寓穿珠苍宾鸿栈，即使刘汉湘问汪颉荀官于何处，于藩台衙。移时汉湘归，问得伊之公馆在驸马府堂之前，其人闻去上海。余与汉湘之伊公馆，问之其门房书纸告伊为：上海新洋务总办，其局在新马路市浜桥，问汪公馆。苏州儿女多美丽者，前年以来偶有所闻，果然矣！
廿三日，夕阳搭轮船返上海。
廿四平明即到，即之汪六处，汪六于昨日平明，因苏州抚台之夫人死，会葬去矣。余复寓长发栈，伊仆约明日午后再去。

廿五日，午后再去汪公馆，汪六未归。是夜又去访之，汪六归，余被门人阻之，不得入。余将郭五之书付之门人即归寓，决明日去矣，不欲再来。归片时，忽有人呼寓所之门曰：此居居齐君否？新洋务局致书来。余惊醒接读之，情意殷殷，欲余明日过去一晤，扫榻恭迓，如能小驻，尤所喜者。即弟他出，亦必有人接待。

廿六巳刻，买车又之汪公馆。余下车投以名笺，其门人即大声曰：请！汪六为瑞中丞之夫人归榇致奠未归，其公馆之幕府某与谈片刻，汪六即归，一见如（故），不胜其喜，请少勾留一二月，其意似欲余少许可方敢固留。余许十日饮，伊即遣人为移行李。

廿七日，汪六倩其教读××及其××××游也是园，此园系明时××所造，颇古致，兴尽而归。是夜又为××偕之丹桂茶园观剧，丑刻归。自廿七日以后，无夜不看剧，余事繁不胜记。

九月初一日，汪六与余合与郭五电。

初三日，得郭五复电，甚慰。然使人清愁益发，奈何！奈何！

廿五日，今日起行返湘，夜来上招商局江永轮船，船上买办吴蟾青伊侄瑞臣皆接待。因汪六有书致伊所托也。汪六见余礼貌胜于桂林时，未别时已再三再约明年来沪，并云苏抚印瑞澄见余所刊之印，亦望余再来必欲扫榻以待。自来上海留连一月，其事甚繁，不胜记。将行数日，来汪六部下之友人无不知汪六之意，皆施礼貌，并招饮及祖饯及贶物，贶物最多惟姚继枝，继枝亦故人也。其接待亦最恭，汪六所用之人，皆非郭五部下也。

校点：曾景初　李行百

责任编辑：苑诚心
封面设计：李士玲

寄园日记

出版：河北美术出版社
（石家庄市北马路四十五号）
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发行：河北省新华书店
787×1092毫米 1／24 印张：4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8087·1239
定价：1·40元



书号： 8087·1239

定价： 1.40元